

22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九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九辑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

(昆明市环城北路)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云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代售

一九八一年一月出版

云南省书刊出版登记证云出字第079号

定价：四角

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

第九辑目录

- 一、张炽烈士生平事略……………杨一波 (1)
- 二、杜涛烈士……………清光宗 (8)
 - 〔简讯〕龙云给伪中央的两封火急电…… (13)
- 三、早期革命斗争的回忆……………刘永福 (14)
- 四、我所知道的云南早期革命组织……………刘执之 (23)
- 五、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的
 一些活动情况……………程法侃 (27)
- 六、简讯：潘琰同志确系中共党员……………本刊 (53)
- 七、回忆潘琰……………潘 茜 (55)
- 八、滇东北游击战争片断……………高 怀 (61)
- 九、回忆解放富宁县的斗争
 ……………谢 森 李 兴 麦先培 (76)
- 十、孙厚甫烈士传略（续完）……………陈兆殷 (92)

张 炽 烈 士 生 平 事 略

杨一波

一、青年时代的学习和斗争生活

张炽烈士是云南省路南县堡子村后街人，一八九八年生，他是我姑母家的一个表兄，幼年时到城里和我们一起在一个私塾里学习。教师名李权之，他曾在澄江县优级师范学习过，除旧学较有根底外，兼受过一点新学洗礼。在李老师的教育下，我们平时除学习经史外，还兼学史地及算术。这是新旧交替时期的一个私塾。张炽天资颖慧，学习努力，成绩是优秀的。当我们到十四、五岁时，便到昆明升学，考入省立一中第十五班，我们同在一班。

经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我们共同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组织学生自治会，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我们还组织路南旅省学会，利用暑假回乡，对群众宣传，并对地方上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一些批评和斗争。当时，省立一中校长名丁

杰，由于他对学生实行高压，引起了全校学生的不满和反抗。张炽代表学生自治会，领导驱“丁”运动，并编了一个小报名《驱丁声》。被学校当局用高压手段把张炽和解瑄逮捕送押于昆明县署。同学们道后知，群情愤激，自治会号召全体同学五百多多人，整队到伪省教育厅，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两位同学，并至昆明县署迎接张、解两位同学回校。丁杰无计可施，便辞职引退，“驱丁”得到了全面胜利。这是张炽在学生时代的一次革命事迹。

另外有一件事，当省中有一年放暑假时，张炽由昆明乘滇越路火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法国人无理侮辱和殴打中国群众，张炽奋起抗议，当时几乎要和那个法国人对打起来。后在群众的声援下，那个法国人自知理屈，才灰溜溜地退走。这是张炽在青年时，见义勇为，抵抗强暴，维护民族尊严的一种表现。

一九二一年我们在省立一中毕业，回家作外出升学的准备。我和子昌（张炽号）于一九二二年三月离昆，由河口过界经老街而达河内，再经海防搭法国邮轮“小广东号”赴香港。海行三四日到达，再换轮赴沪，约四五日到达，住万国学生旅行社。我们原来准备参加东南大学考试，由于在边疆学习程度较差，而且考期已过，便决定赴南京上补学校以作准备。到南京后，入东南大学推广部。推广部的教师全系大学教授兼任，教课比较认真。我们学习了一年，很有收

获。由于当时南京不是政治文化中心，决定于一九二三年初夏到北京。到北京后，子昌考入北京民国大学（即现在北大）。我考入国立法政大学后，我迁入法大宿舍，便与子昌分离，我多年与子昌形影不离的关系就停止了。

北京是五四运动策源地，也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政府所在地，政治思想比较活跃，不似南京社会的沉寂。北大是各种新旧思想荟集之地，任由青年学生去认识和选择。这里为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如当时陈独秀、李大钊、陈启修等都曾在北大担任过教授或主任等职务。他们主编的《响导周报》《中国青年》《新青年》……等，对于传播马列主义革命原理以及反帝反封建思想，引导青年走向革命，都曾起过积极作用。记得一九二四年张炽经刘平楷和姚宗贤介绍参加共产党，我随后不久也入了党。是经刘少猷和张炽介绍的。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由喜峰口起义，回师首都，包围伪总统府，强迫贿选总统的曹锟下野，接着驱逐溥仪出故宫，直系军阀倒台。冯玉祥把所辖部队改称国民军，表示拥护国民革命。我和张炽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这一振奋人心的伟大革命运动。短时期内，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封建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贿选的伪总统、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僚如总长之类，都被赶下台，全城充满了

革命的气氛。记得我同张炽都曾参与对几个反动总长官邸的捣毁。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张炽接受北方局大钊的委派，到旅大担任特派员后任特委书记，开创旅大党的组织活动，因日商福岛株式会社第一纱厂工人不满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剥削，酝酿罢工。张炽分析各方面的条件，认为时机比较成熟，便大胆地领导工人与资本家斗争，工人取得了一次大的胜利，增加了工资，改善了一些不合理的待遇。由此引起了日本警视厅的注意，加紧对该厂工人的侦察和控制。接着有一姓邓的同志被捕。张炽经组织上的同意，便转移到北京，工作另有他人接替。

冯玉祥推翻了曹锟之后，一面标榜联粤联奉，让安福系旧军阀段祺瑞担任执政府首脑，一面又标榜发动民众，自相矛盾。三月十二日，日舰冲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第二天又有日、英、美、法、意、荷、比、西八国公使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放下武器。这时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召集大会，向八国提出了坚决抗议，并于会后整队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当请愿队伍到达时，要求段祺瑞面见群众，段不惟不见，而且早计划准备枪杀群众。我和张炽及姚宗贤等参加了游行队伍。我们在执政府门前，被敌军警阻挡，后来“执政府”大楼一声枪响，广场军警的枪弹直向群众射来，演出一场血肉飞溅的惨剧，这就

是有名的“三·一八惨案”。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场伤二百余人，惨死四十六人，其中有云南同学艺专姚宗贤，师大范士荣遇难。我和张炽逃出时，也染满了一身血迹。之后，首都群众接连多日游行抗议，与人民为敌的段祺瑞执政府从此也就垮台了。

“三·一八”使革命群众认识到必须用武装对付反革命，才会有出路。于是有不少青年纷纷到广东参加革命，张炽也到广州去了。

二、参加“八·一”起义与流亡香港

张炽到了广州，参加大沙头军事训练班，后随队伍北伐，经广东、湖南、湖北直至武汉。因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和蒋介石的叛变，中国大革命遭受了严重失败。他不久由武汉到南昌，参加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义，随后转战东江，退入潮汕，乘海边木船，逃到香港。上岸后，已身无半文，又没有熟人，在马路上睡了好多天，过着乞丐式的生活。继经中央派人来港救济，才回到上海，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不幸一次游行集会中，被特务跟踪逮捕，开始拘押于公共租界的巡捕房，随后转移到苏州监狱。过了几个月，又转入南京江门外陆军监狱。他在狱中二三年后，我们得悉他已被判刑五年，可同外界通讯。我那时在江苏徐州中学教书，开始接到他的来信，我便在经济上接济

他，寄给他一些杂志。一九三五年暑假，我到南京江东门外陆军监狱去探望他。我买了一些水果和点心之类的东西，送到检查室，填了探望证，过了几分钟，子昌出来了。我们隔着栅栏和铁丝网谈话，旁边有人监视着。我看他精神和面色还好，我开始和他谈话了，我说：“表兄：你精神还好吗？没有生病吗？你要什么东西？在里面，你要特别小心，再有一两年，你就可刑满出狱了，可以恢复自由了！”子昌满有信心地对我说：“天快要亮了，黑暗的日子就会过去，光明的前途就会到来。”我说：“还是要多加小心，争取早日恢复自由为好，抗战的局面迟早会到来，你要什么东西可以来信告诉我，今天给你带来一点食品，已交到接收处，他们会给你送来。”我们谈话只限十分钟，一会儿，监视的人宣布，谈话时间已完，马上要子昌回去，要我离开。我只得怅然地离开了。想不到这就是我和子昌最后的一次晤面！

过了两个多月后，接到子昌来信，说他被人诬害，情况比较严重，请我与小明商量，设法援救。当时我的一位族叔杨小明在南京步兵学校任教官，他接信后曾托人去打听！后来他告诉我说，子昌在狱中还有革命活动，已被特务告发了，挽救颇感困难，只有等一段时间再说。又过了两三个月，子昌的消息全没有了，再托人打听，说子昌已被国民党在狱中杀害了。我挥泪难过了好多日子，不敢向我姑母和他的未

人透露这个消息，更无从寻找他的遗体。他是雨花台殉难烈士之一，这笔血债只有记在国民党屠夫的身上了。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起来了，这距子昌殉难只有两年多一点时间，子昌没能看到这一伟大的抗战局面，多么遗憾！

解放后，我曾数度到南京雨花台凭吊先烈，并向纪念馆追述了他一生英勇献身的事迹，心里无限感慨！但烈士精神是永垂不朽的。烈士殉难时，年方三十八岁。

烈士的父亲名张家彦，逝世时已满七十余。母亲是我的姑母，均于解放后逝世。夫人胡素冰七五年逝世，年七十八岁。

（一九八一年一月重修订于云南安宁温泉）

杜 涛 烈 士

浦光宗



一九二八年七月，云南地下党省临工委在蒙自东面山区的一个苗族村寨“查尼皮”召开了第一次省党代会。我被指派出席并见到了杜涛同志。他面色赤黑饱满，满口胡须，身体十分健壮。他穿着一身的破旧农民衣服，光头赤足，脚板上长满了老茧。在发言中，他和李鑫同志一样，慷慨激昂。一致赞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迤南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农村和工矿。他们一致主张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党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在农村要大大地发展农协组织，结合广大农民的要求，抗租抗粮，拿起武器（这些地区大多数人家都有土枪），对付恶霸地主，夺取地主们的武装，建立和壮大革命武装，巩固革命据点，让农民分田分地，开展土地革命。同时要在个旧矿区发展工会组

在南京街道上遇到离云南外出的黄洛峰同志。我们约同到鸡鸣寺后面的城墙上交谈，黄告知我说：“云南的白色恐怖很严重，杜涛同志已被捕牺牲。”一九三一年冬我回到昆明，据一些老同志告知，杜涛同志在“查尼皮”党代会及开远工作会议以后，在查尼皮、阿加衣、芷村一带地区，积极组织和发动农民，准备举行秋收暴动。不料被坏分子泄密，引起蒙自地霸官绅的注意，密告龙云，并指使该地区一个分团首跟踪逮捕。后来调查了解到，被捕的地点是“迷拉甸”的一个饭馆内。时间是一九二八年阴历九月十四日。（公历十月二十六日。）被押送昆明的时间是阴历腊月十三日（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牺牲的时间是一九二九年阴历三月二十三日（公历五月二日）。被害的地点是昆明大西门外地台，也就是年余前赵琴仙等三同志被害之处。

据知情人传说，龙云曾亲自审讯诱降，但杜涛同志，对这一双手沾满云南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进行了极其坚强的斗争。龙云说：“你们干革命的目的何在？”涛答：“首先要打倒你们这些大军阀、大土司、大官僚、大地主，打倒封建地主阶级。”龙又说：“你将王德三、张经辰、吴澄、李国柱等人的活动情况供出，即可将你开脱，留你性命，还可给你官职。”涛说：“谁叫王德三王德四、张经神张神经，我一概不知。”随即大呼：“打倒大军阀！打倒大土司！”等口号。龙又问：“杜涛，你是否害过神经

病？”涛说：“我从来头脑清醒，何来神经病。今日既为你们所执，要杀就杀，何必多问。”随即高呼“共产党万岁！”龙云诱降计穷，老羞成怒，遂顾左右说：“拖出去。”

在云南地下党的刊物上报导《杜涛烈士之死》，杜涛烈士就义前在敌人法庭上对敌斗争的话：“要杀就杀，何必多问。杀死一个杜涛，千万个又会站出来。反动派们，你们的日子不长了。你们的宫殿不久就要倒塌。”

杜涛同志真正是云南地下党人中的钢铁硬汉！真正是最坚强、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真正是我们青少年一代学习的好榜样！

杜涛同志原名友菊，字陶村，蒙自县倘甸人，生于一九〇一阴历八月十三日（公历九月二十五）。父毓春，清末贡生。五四运动发生时，涛年十八岁，在蒙自中学读书，组织蒙自学生爱国会，被选任会长。抵制日货，召开大会，焚毁商会会长所开商店之日货红哔叽八十二匹。次岁夏，在蒙中毕业，但组劳工团，在服务业务的掩护下对青年群众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引起当地官绅的仇视，密报省长公署，企图予以迫害。一九二三年春，离滇外出。一九二五年春到北平，参加了“新滇社”。同年四月，入南满医大学习。年余后，因憎恨帝国主义的殖民教育，放弃学业，于一九二六年七月，离校南下，经上海赴广州，参加王德三同志在广州大沙头主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

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该班有滇籍学员三十余。赵祚传、赵琴仙、杨正元、刘玉瑞、毕昌杰、严英俊、冯素陶、戴曙、艾自诚、金显庭等都是该班学员。一九二七年初，政训班毕业时，由王德三同志宣布，分为二批，一批由杨青田同志率领到北伐前线参加政治工作；一批随王德三同志回滇工作。回滇工作的同志，曾由德三同志率领到两广区委听陈延年同志讲话。杜涛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二·六”政变稍后回滇。当时先后回滇的学员还有赵祚传、赵琴仙、刘玉瑞、毕昌杰、杨正元等同志。中共云南地下党省临工委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成立后，杜涛同志被指派为蒙自县委书记。从那时起他在省委领导下，在蒙自县区做了很多工、农、青、妇的宣传教育发动和组织工作。中央“八七会议”后，云南党决定把工作重点向迤南及某些边境县的农村和工矿转移。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昆明举办了农运训练班，正值小东山事件发生，随即由班内抽调了一部分同志前往参加指导工作。王德三、吴澄等领导同志，都亲自到了小东山。在这次斗争中，杜涛同志是最前线的具体指导者。斗争取得胜利后，杜涛同志参加了省委领导，任省委委员。省临工委将蒙自定为中心县委，由杜涛同志兼书记。查尼皮党代会改选省委领导成员，杜涛同志又当选为省委委员。此时李鑫同志被指派兼任滇南区委书记，杜涛同志兼任区委委员，参加区委领导。从那时起，杜涛同

志主要负责迤南地区的农民运动，以至壮烈牺牲，其情况已述于上。

杜涛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于昆明）

〔简讯〕

龙云给伪中央的两封火急电

本刊获悉：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六日（鱼印），龙云火急电伪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说他“就悔悟之反动分子中悬重赏十八万元，责令限期拿获王、张诸人”。“于前月感日（十一月二十日七——编者）将王德三、张精神（张经辰——编者）、谢崇仁、李希白、何英等共五人先后拿获管押候办”。同时于十二月十一日（尤印）火急电告“复拿获共犯首要李国柱、吴澄二名管押在案”。请示“如何办理”。

伪行政院的答复是“查照国府本年八月一日密令办理”。这密令是“破获共党，可由省政府依法惩治”。

〔编辑部〕

早期革命斗争的回忆

刘永福

〔编者按：本文系根据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曲靖地委组织部来信来访办公室转来的原信，整理刊出。题目是编者加的。刘永福同志现年七十三岁，富沅县黄泥河公社人。〕

一九二五年二月我考入云南成德中学十四班。我原是旧家庭出身埋头读死书的青年，但在地下党小组派住成中搞地下活动的杨天权（年三十多岁，头发已杂白）同志启发教育下，投入革命洪流。从二五年二月至二七年十月，在云南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参与了这一时期的“五卅”反帝和反唐独裁，反龙、胡内战运动。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换来了革命的大功告成，抚今思昔，怎能无动于衷！我虽非领导成员，却参与实践斗争，当时我最年青，今又幸存，故有责任将我参加早期革命斗争的回忆记述如下：

一、党与军阀唐继尧的争夺战

由于唐继尧要维持独裁政权，与国共合作时期的